

红 叶 书 签

刘 厚 明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短篇小说集，内容都是写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动人故事。

一个跟摄影记者调皮捣蛋的孩子，在老师的教育下，变成了优秀学生；一堂音乐课，会引起一个孩子的幻想；一片红叶寄托了师生之间深情的思念；一个窗口可以看到“四人帮”对学生的摧残；一颗小星可以看到一个同学的成长；一个班主任教育同学如何正确对待荣誉，怎样解决同学之间的纠纷，使一个有小偷行为的孩子得到转变；还有一些老师，为了使农村孩子掌握科学文化知识，跋山涉水，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，受到了人们的崇敬和赞美。

读了这本小说，会使你对老师更加尊敬和爱戴，对同学团结友爱，对学习勤奋刻苦，从而为祖国作出新的贡献。

红 叶 书 签

刘 厚 明

周思聪 插图

陆元林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3/5 字数 81,000
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R 10024·3695 定价：0.33 元

目 录

摄影记.....	1
山重山.....	22
在音乐课堂上.....	41
秋夜.....	48
班主任笔记(三则).....	63
耕读短歌(三则).....	84
盲童的老师.....	103
红叶书签.....	121
钉木板的小窗.....	130
一颗灿烂的小星.....	144
献给您,我敬爱的老师.....	166

摄影记

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

下午，刚从郊区回到编辑部，组长老黄就让我去动物园，给新来的一只小黑猩猩拍照。照片明天要见报，真够紧急的！

我匆匆忙忙登上公共汽车，才发现相机里只剩下一张空底片了。没关系，只要到时候稳扎稳打，还怕不能一次拍成？

谁知道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倒霉事，使我两年来第一次没完成任务！

学校正放暑假，动物园简直成了孩子的天下。他们象一群群小喜鹊，东奔西跑，又吵又闹，把燥热的空气搅得更加燥热了。

一进园门，就有个男孩子粘上我了。他大约十一二岁，穿着红背心、蓝短裤，腰带耷(dā)拉着一截；

浑身是土，象个小土地爷；毛茸茸的小平头，衬着一张白皙(xī)的小圆脸儿，使我联想到蒲公英。他象飞蛾见了灯光似的，在我身前身后转悠，伸着脖子看我的镁(měi)光灯。

对这号人物我不能不稍加警惕——我们宿舍大楼里就有这么几位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不是出其不意地把足球踢进你的窗户，就是冲锋陷阵般地追击老黄家养的几只母鸡；每到假日，他们能把楼顶震得象窗户纸那样颤动，弄得你成天神经紧张，心绪不宁……

看，这穿红背心的孩子，果然向我的镁光灯动手了：他想摸摸那晶亮的灯罩。我没好气地问道：“你要干吗？”他毫不客气地说：“叔叔，您把这玩艺儿打开，让我看看亮不亮，好吗？”我冷冷地说：“不好！”他似乎根本没注意我的语气，仍然笑咪咪地跟我缠：“叔叔，这叫什么灯呀？它特别特别亮吧？”我没再搭理他，自管走了。

我没体验过做父亲的滋味，对孩子说不上喜欢，也说不上腻烦。没事儿的时候，逗逗他们倒满开心，可以休息休息脑子。但是，跟他们的关系，可要保持一定温度，太热乎就要招来许多麻烦——这是我的经验。

找到了展览小黑猩猩的铁笼，我好容易挤到前排。嘿，运气真不错！小黑猩猩正进餐呢！它人模狗样儿地坐在一个凳子上，端着玻璃杯津津有味地喝牛奶，奶汁顺着嘴角淌下，象串串珍珠挂在黑茸茸的胸脯上。这是多妙的镜头啊！

可是，高兴得太早了！

我找好角度，对准光圈，等反光镜上的影象完全清晰起来，就举起镁光灯，屏住呼吸按动了快门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就在快门“卡嗒”一响、镁光象白亮的闪电放射出来的一刹那间，反光镜里小黑猩猩的影象，突然被一张人脸遮住了！

“谁？”我怒吼一声，抬头一看：迎面站在铁笼外水泥台上的，正是那位穿红背心的小孩！他拍手雀跃，欣喜若狂地喊道：“真亮呀，把我眼睛都照花了，多好玩呀！”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刚想抓住他，他却象条红色的跳鱼，跃进人群里，眨眼不见了。人们都朝我大笑不已……

我憋住半肚子气愤、半肚子委屈跑回报社，老黄见了我，说：“你怎么跑得浑身大汗？家里又没着火！”我粗声大气地说：“没拍好，我是回来取胶卷的！”老黄一惊，喊道：“哎呀，那就要错过发稿时间啦！你怎么没拍好？把底片洗出来看看！”

一句话提醒了我：在那 250 分之 1 秒的时间里，也许拍上了小黑猩猩呀！可是，终于使我大失所望：底片上只有那穿红背心的孩子，歪着蒲公英似的脑袋，吐着小舌头，惊奇地睁大眼睛，好象在说：“真亮，真好玩呀！”

“这是谁？”老黄借窗外一线余辉，端详着这张照片，说，“好象不是小黑猩猩。”

我本想把一肚子的气和委屈，向他倾泻出来。可是没说几句，嗓子就象被什么堵住了，眼睛直发酸——这是我两年来头一次失职啊！

“算啦，我全明白啦！”老黄安慰我说。“我手头还有张‘海滨游泳场’，先发上去。”

我说：“那我明天一早，就给小黑猩猩补拍去。”老黄说：“有空再去吧。明天你去给于锦莲拍照，文教组后天要。”

于锦莲这名字我知道，她是市人民代表，优秀的小学教师。我一定拍好她的相片。

晚饭也没吃好，现在可真饿得慌……

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八日

于锦莲的家，就在报社附近的一条胡同里。我

走进那座雅洁的小四合院的时候，年近花甲的于老师正坐在廊檐下写什么。她熟练地摇着一杆红头毛笔，嘴角眉尖漾着一丝笑意。微风吹动着鬓边的白发，宽阔的前额上一片静美的光。

我没有惊动她，轻轻绕过院子中间摆成正方形的几盆夹竹桃、石榴树和西番莲，从她的侧面拍了一张照片。她向我转过头来的时候，我的第二张照片又拍好了。

“你真会抓紧时机呀！”她象老熟人那样招呼我，请我坐在她身旁。把事先预备好的一杯茶水和一柄葵扇递给我。（听说当老师的心细，果然如此！）

“您忙什么呢？”

“批改作文呢，孩子们的暑假作业。”

我翻开一本：作文题是《快乐的一天》。一大片方方正正的儿童体钢笔字间，挤着许多红色的娟秀的蝇头小楷——于老师批改得真精细，每个字都写得那么工整、那么美。

可是，当我瞥了一眼桌角上那厚厚的一迭作文簿时，又不觉怜惜起这位老人来：批改这么多《快乐的一天》，她大概要过好几个“辛苦的一天”哩！我们报社的编辑，一天看上十几篇稿子，不是就喊头疼吗？

“你看，”于老师以为我对这些作文很感兴趣，她很有兴致地指点着说，“这句话写得多好！‘我们不应浪费粮食，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换来的果实。’还有这句：‘现在我们举着少先队的小红旗，将来要举革命的大红旗！’……我们小时候就写不出这样有思想的文字，一落笔不是‘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’，就是‘人生在世，当以衣食住行为先’；都是些陈词滥调，老气横秋。你再看看这些小文章——也许你会说孩子们的文章稚气、简单，可是它们是崭新的！孩子们所表达的这些稚气，简单的思想感情，却是我在旧社会五十年里所不能领悟的啊……”

于老师打开一本又一本作文簿，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着、赞美着。眼里闪烁着由衷的喜悦，额上皱纹漾出欣慰的涟漪。

我开始感到这些方方正正的儿童体钢笔字，不仅仅是她工作的对象，而且是她欢乐和力量的源泉了。

“您做了多少年小学教师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三十六年，”她说。“可是，越做越觉得自己知识不够。比如，你这镁光灯我就一点儿不懂；能跟你请教请教吗？”

真有趣！昨天那个穿红背心的孩子，对镁光灯

很感兴趣；今天这位老教师也感兴趣。大概我们这一行工作，很有吸引力吧？

说实在话，摄影记者的确比小学教师更适合我们年轻人——“穿过海洋，穿过波浪，今天这里，明天那方！”多带劲儿！当然，也会碰到倒霉的事，比如昨天，碰上了那穿红背心的孩子……

我兴致勃勃地把我的好伙伴——镁光灯，向于老师介绍了一番。

“太简单了！”她说。“你能不能拆开它，来个实物教学？”

“行！”我一边拆灯，一边问道。“您也是个摄影爱好者吧？”

于老师笑了笑，把头那样一摇，象是说，你讲吧，反正我感兴趣。

晚上，把于锦莲的照片洗出来，送到文教组。他们很满意。

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

建军节的任务忙过去了。今天早晨，我去动物园补拍小黑猩猩的照片。

夜里，下了场透雨，动物园里的花草树木，格外

娇艳。各样的鸟儿，唱着各样的歌儿，扑楞楞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树上。

我沿着清幽幽的林荫路缓缓走着。忽见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下，有两只黑力士鞋。刚要捡起来，只听头顶上一声大喝：

“别动，那是我的！”

一阵雨珠落在我身上。我仰头望去：浓密的绿荫里，闪动着一个小红点。不一会儿，两只小光脚丫从树干顶端探出来了。一个孩子抱着光滑挺拔的树干，象猴子似的直溜下来，溜得那么快，我的心不觉怦怦直跳。

我惊魂未定，那孩子已经溜到地上。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天替小黑猩猩上了我的相机的调皮蛋。

“原来是你！”我冲口说。心里添了一句：“真是冤家路窄！”

“叔叔，您又来啦！”他却象重逢故友那么高兴。

我抹抹脸上的水珠，问道：“你爬到树上干吗去了？”（奇怪，我一张口，语气就挺严厉。）

“叔叔，”他指指树顶，“那上头有一窝小鸟，许是小斑鸠（一会儿我去问问老师，看是不是，我们老师什么都知道），毛团儿似的，可好玩了！前天

我看见两只大鸟，许是大斑鸠，往那窝里叼食，一趟又一趟的。我想：里边准有小鸟儿。夜里一下雨，我可着急了，可千万别淋坏小鸟儿呀！刚才我上去一看：嘿！小鸟儿好好的，一根毛都没湿……”

“可是，你知道吗？公园里禁止爬树，这很危险！”我决意要训训他。

他好象没听见，两眼又盯住了我的镁光灯，得意地说：“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了：这叫镁光灯，里边有一种什么药，叫……叫镁粉，对，镁粉！你一通电，它就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！”他这股快活劲儿，使我又添了几分气。“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？你做了什么事？”

“嘿嘿！”

“你看，”我从衬衫口袋里，掏出他那张照片，“我没照上小黑猩猩倒照上你了。”

他接过照片，两眼立刻笑成一对小月牙儿，说道：“挺清楚，你就送给我吧！”说着，相片已经进了他的裤袋。

原来他满不在乎。这真是给我火上浇油！我沉下脸，问他说：

“你多大了?”

“十一岁半。”

“是队员吗?”

“是!”

孩子的脸色发白了，他不住眨眼睛，似乎说：我怎么惹着你了？你这么大的气！

好吧，我就给你说个明白！

“你那天的行为，可不象个少先队员做的！”我的语气僵硬得象一根棍子，“我给小黑猩猩照相，不是玩儿，是工作！我是个摄影记者，你知道吗？”

接着，我就把他的恶作剧，怎样打乱了我们的编辑计划，使千千万万读者受了损失，加重地说了一通。

他听着，毫无表情。

“你太不爱惜红领巾的荣誉了！”最后，我有意要刺激刺激他。“如果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你的老师和同学，看你怎么办！”

他呆呆地站着，象块木头。突然，他拎起鞋，转身就跑，光脚丫在柏油路上叭唧叭唧响……渐渐消逝在甬路深处了。

我想：我做得很对，他终于感到惭愧了。于锦莲

老师大概也是这样教育她的学生的吧？……

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

于锦莲的照片和事迹，在报上刊出后，编辑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：有海防前线战士的，有北大荒垦荒队员的，最多的还是小学教师和各地师范学校学生的，他们热情赞扬于锦莲的工作，表示愿意向她学习。

晚上，我顺路来到于锦莲的家，打算把这些情况转告给她。这时，于锦莲最小的女儿（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）正坐在院里灯下看书，她见我来了，就向屋里努努嘴，压低声音说：

“昨天下午，有个男孩子跑来，把一条红领巾往妈妈怀里一塞，哽咽着说：‘于老师，我不配做少先队员了，不配了！’妈妈问他怎么回事？他哇地哭起来，扭头跑了。”

“刚才，她到那个孩子家里去了，他没在家，家里的人也没提供出什么情况。据我估计：那孩子一定闯了什么祸，自尊心受到了刺伤。”

啊，我来的正是时候，可以宽慰宽慰老人家。

“于老师，”我进屋抢先找高兴的事儿说，“您的



经验和相片见报后，读者反映非常强烈！我们每天要收到好几封信，有教师的、有家长的，都表示要学习您耐心教育孩子的精神！”

可惜，我的话适得其反。于老师苦笑了一下，把桌上一条红领巾迭成个长方形，忧心忡忡地说道：

“我离人们的期望差得远呢。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”我极力宽她的心。“孩子闯点儿祸很难免，也许这孩子真做错了什么事，大人训训也应该嘛！”

“不，教师没权利说这种话。”于老师把那方红领巾放在膝头抚平，象爱抚着一个孩子的头发似的，

说。“这孩子好奇心盛，勇敢，自尊心很强。同时，也顽皮、好惹事生非。对待这种孩子必须细心，就象给谷子间苗，稍一大意，就会把谷苗当杂草拔掉。”停停，又说，“这孩子发生了什么事，我还不知道。回头我还要去找他。”

她的小女儿进来说：“妈，天晚了，路又远，您明天再去吧。”于老师笑道：“不摸清情况，我会失眠！”

.....

我告别了于锦莲，在晚风习习的街上踱着，心潮起伏，不能平静。比起于锦莲来，我太差劲了！昨天，我对那个穿红背心孩子的“教育”，完全为了自己出气，是否会刺伤了他的心？会无意中“把谷苗当杂草拔掉”了呢？

对，明早我应该到动物园去找他，平心静气地跟他谈谈。

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

在动物园转了一大早晨，毫无所获。穿红背心的孩子倒有几个，可惜都不是他。我在那棵大杨树下了站了足有半个时辰，听树上的小鸟啾啾叫着，耳畔响起了那两只小光脚丫叭唧叭唧的声音。

我越发明白了：那天，那穿红背心的孩子跑到我镜头前面来，只是想看看镁光灯怎样发光，并没有存心破坏我摄影的念头；正象他爬上这棵大杨树，只想看看那窝小斑鸠是否被雨淋坏，并不想侵害它们一样。

唉，我也许真的是委屈他了。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七日

大雪下了一夜。清早，摄影组全体出动，给在风雪里坚持工作的人们——清道工人、交通警察、流动售货员，以及描绘雪景的画家拍照。这一组照片，将以“凛冽的风雪，火热的心”的标题，载于下一版“星期画刊”上。

我来到一个十字路口，给一位年轻的交通警察拍照。他站在银妆素裹的背景中，指挥往来的车辆。风卷积雪扑打在他的身上、脸上，他的黑皮短大衣象铠甲一样闪闪发光，愈显得英气勃勃。

我找好角度，站在人行道上准备拍照。

可是不行。正是上班、上学时候，行人穿梭般地在镜头前来来往往。我几次端起相机，都不得不在匆匆闪过的人影中放下了。